

■新作聚焦

彭学明长篇小说《爹》：

热血湘西与家国叙事

□胡平



在彭学明长篇小说《爹》里，展开了广阔的湘西叙事，而我们看到的又不仅是湘西，它也轮廓分明地呈现出中国以往一个时代的身影，成为一部家国录和一部浓郁的史诗

历史全都是用地理来说明的。在彭学明长篇小说《爹》里，展开了广阔的湘西叙事，而我们看到的又不仅是湘西，它也轮廓分明地呈现出中国以往一个时代的身影，成为一部家国录和一部浓郁的史诗。

彭学明是一个典型的湘西人，坦直、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娘》书写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湘西母亲，她身处底层，备受屈辱，含辛茹苦将孩子培养成才，儿子却嫌弃她、斥责她，直到她辞世后才追悔莫及，痛切感受到母爱的圣洁。作品发表后引起社会轰动，多次再版，畅销百万。所以，很多读者都在翘首期待他的作品《爹》的问世。

《爹》终于出版了，只不过，书中的“爹”虽以作者父亲为原型之一，但也融合进同乡男人的气质作为，使之成为一种湘西男子汉的类型，书中的彭学明也更为彭学民。像在《娘》里一样，彭学民原本对父亲毫无印象，长期憎恨父亲对他们母子的遗弃，咬牙切齿不肯原谅。但他开始了解到已过世父亲的生平后，发现其身份复杂，曾是土匪、抗日英雄、抗美援朝英雄和共产党员。同时发现自己还有一位“干爹”彭武豪，曾是地方乡绅、土匪首领、地下党员和民族英雄。聚拢在他们身边的，有一大批湘西铁血汉子，在那个战乱频仍、外敌入侵、生灵涂炭的年代里建立武装，投身革命，保卫家乡，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巩固立下彪炳史册的功勋。于是，彭学民终于明白了父亲抛弃家庭的真正原因，对他的两个爹刮目相看，崇敬有加。在作者笔下，《爹》这一书，也成为作者父辈的象征，使小说演化为一部与《娘》伴随而生的、“献给我的湘西父辈”的长篇作品，终使湘西“爹”与“娘”的形象相映生辉。

对父辈们的寻找和追忆，自然承载进湘西的现当代历程，演化为史的规模。湘西处于武陵山腹地，地形险要，古来经济闭塞、土匪横行，民风彪悍。尤其在社会动乱和战争频仍时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后来也成为红色根据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使它成为中华大地上一个坚硬的“核”，往往成为最后解决全局问题的一处关键，这使《爹》的内容非同寻常，具有重要的家国史价值。

写湘西便要涉及到湘西土匪，这成为了此作的一种特色。长期以来，许多人对湘西土匪的印象偏于简单化，实际上，湘西“土匪”的情况十分复杂。民国期间，张治中专门去湘西巡视后提出报告，认为这一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老百姓当土匪首先是改善生活，尤其当老百姓受到地方上的压迫后，往往只能当土匪保命，这一分析是基于当时事实的。土匪中自然有许多人品质恶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后来也证明，也有许多人在民族危难关头爱国情切，英勇抗敌，或在党的引领下投身革命，立下战功。如在抗美援朝的松骨峰战斗中，近一半牺牲的烈士正是湘西去的“土匪”。曹里怀将军回忆道：“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爹》中也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湘西省委根据中办文件，对原国民党地方游杂武装起义投诚人员进行了甄别和平反工作，做出了政治结论。《爹》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努力恢复了当年湘西各类地方武装力量，包括“土匪”队伍活动的原貌，别开生面，且开人眼界，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学著作。

小说中人物众多，作者对他们的一一刻画显然了然于心，并不费力，相当成功。其中对干爹彭武豪的塑造尤为突出。彭武豪本为开明乡绅，很有见识，善于经营，家产和财富都是靠自己挣来，对佃户和乡亲们都像对待家人和亲戚一样，所以被当地人称为菩萨。他敬重的两个叔叔都是红军，却被田平匪帮一夜打死，他自己也受到田平匪帮的围攻威胁，终于逼迫他建立起一支兵团进行自卫，以保一方平安，受到乡亲们的拥戴。这支武装不归于国民政府管辖，自然成为政府嘴里的土匪——这折射出当年“土匪”现象中不可忽视的一类。彭武豪一身霸气，却崇尚文化，支持夫人韭菜干娘办起私塾，造福乡里，以后，收藏了《共产党宣言》，在龙光烈和彭武生的发展下入党，他的队伍也就完全成为革命武装。在激烈战斗中，他右手挥舞大刀，左

手拿石头，一手砸向敌人脑袋，一手刺向敌人心脏，他在战火中经营江河油厂，提炼出大量燃油无偿捐献给国家，支援了抗战前线。所以，他是个活过“匪”字的革命功臣和抗日英雄，属于湘西的精英阶层，体现出湘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该说在那个时期，所有乡贤都需要像他一样，无可回避地做出重要选择，这属于历史情境。

小说中的爹是个枢纽人物，也代表了那个时代里湘西普通群众形象。他老实巴交，木匠出身，手艺精湛，后与彭武豪结拜兄弟，从此长期跟随彭武豪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他当过“土匪”，也剿过土匪，帮贺龙部队去过盐，为前方炼过油，在多次战斗中表现不凡，还亲手救下过苏联飞行员，是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屡建功勋，但没有受到过多少晋升。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四处讲演，却很快又被诬告，被视为土匪、骗子和假地下党员。以后未能重新入党，死后才因龙光烈墓中发掘出原始记录恢复党员身份。这个人物身上显然充满着命运感，而起伏跌宕的命运，正是那一代湘西父辈难于完全避免的，同时也反衬出他与一些战友本分的处世态度、开通的胸怀和质朴的意志。他至死都是群众，但参与了改变历史的活动。

田平具有人们印象中标准的湘西土匪模样，虽然长相英俊。他曾率领湘西最大的匪帮，彪悍、骁勇、残忍，既霸占地盘、鱼肉百姓，又杀富济贫、勇敢善战。他在国民党已完全溃败的形势下还与白崇禧敌血结拜，妄想借湘西特殊地势顽抗到底。在那片地界上张扬，他终身无悔，自以为出类拔萃，是真正土匪文化的代表人物。但作者也没有忘记他性格的另一面，在民族观念上他并不含糊，绝不肯投降日寇，在彭武豪部队陷入重围难以摆脱之际，率部主动发动进攻，瓦解了日寇。武豪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大喊：“我不是看你的面子来救你，我是看老天爷面子来杀日本鬼子！”这一声喊，使这一人物完成了立体化的浮现。田平显示了他的底线，即土匪不能堕落到汉奸。没有这个人物，湘西也不像湘西。

可以说，借助于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作者将湘西一段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风貌描绘得有声有色，他们确实可称为那一段时光中出现的典型人物。龙光烈、吴点金、韭菜干娘、田杏、王春花、刘小小等也同样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如田平的妹妹田杏，和哥哥同样喜欢舞刀弄枪，曾一枪将想调戏她的男人腿打断，又一枪将前来评理的男人的哥哥的腿打断，过后又不免升起怜悯之心，送去银两抚恤。她生于土匪之家，却爱上一位革命者，后背叛家庭，加入党所领导的队伍，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又如田平的大老婆王春花和小老婆刘小小，两人同侍一夫，却能和睦相处。在与田平一道被堵在山洞之际，她们力劝丈夫自

首，遭到拒绝后作出惊人之举，由刘小小出面投降以保住孩子，王春花则留下与丈夫同担命运，目睹了田平的撞崖自尽。她们虽不属“父辈”，但同样满身湘西人风骨傲派，使人倍感新鲜过目不忘。

作者也善于结构情节营造悬念。这部作品中，湘西部队涉及到的战争场面相当广泛，包括淞沪会战、嘉善保卫战、宜昌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雪峰山战役、衡阳保卫战、平壤之战、湘西会战、老秃山战役等重要战役，并且对每个战役的写照不是一带而过，也不是全面展开，而是通过具体人物的具体遭遇进入，描写出他们在具体场景下的独特经历，形成一个曲折故事，折映出战役的整体氛围，扣人心弦。这种写法是智慧的，也是精到的，需要强大的控制能力。凭借这种结构，小说才实现了庞大的宏观讲述。

当然，《爹》里的湘西叙事远不局限于战争内容，也大量呈现了湘西的日常生活、民俗风情、传说典故等场面，使作品全景反映出湘西的基本面貌。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归功于作者对这片土地的熟稔把握。如写爹与彭武豪的相识，起因于彭武豪要做一架滴水床，那是土家人结婚时最豪华的嫁妆。它层层叠叠，形状像屋檐滴水。床在尺码上均不得用整数，必须加半寸，意为“床不离半(伴)”。当顾家齐带领活着的抗日英雄和死去的抗日英雄回家时，湘西民众大规模点起了装谢灯，这装谢灯为长明灯，被沿路点燃，使整个夜空灯火辉煌，意在为英雄开路，迎接英雄回家。营长肖瑞东带着三百多个湘西战士背水一战，绝处求生时钻进一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后竟发现这不是森林，而是一棵长满气根的古榕树。爹带着杨高山和杨莺莺回到家乡，被人私下传说他为杨莺莺放了蛊，即用一种黏黏物使对方爱上自己。彭武豪愿意与三叔一路同行，是由于三叔懂蛇语，用几声奇怪的叫唤，就会将蛇呼来使去，有时还能与蛇同眠。这些很一般的描写，无疑大大加强了小说的地域特色，使人感受到那一方水土带来的神秘气息，沉浸在湘西的魅力环境之中，使作品底蕴更显厚重。绘写这些内容，全凭作者耳濡目染的生活积累，这对于能随便跳起摆手舞、把土家族山歌唱得满座欢腾的彭学明来说，倒也不算难事。

彭学明说过，世上最是湘西好，他会一直写湘西、永远写湘西，会给人呈现一个连神仙都向往的湘西。《娘》已经翻译成了多种外语在国外出版，给人呈现了一个魅力无穷的湘西和植入骨髓的中国亲情文化，《爹》也一定会再次给人呈现一个魅力无穷的湘西和深情大爱的家国，有这两部大著为之一立传，湘西必定因此更为举世瞩目、更加流传久远。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评论

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读《杜鹃红——乡村振兴中一百个红军后代的故事》

□张陵

报告文学作家尹红芳在江西瑞金深入生活，走过了许多红军村庄，访问了许多红军家庭，听到了许多红军故事，感动于那段悲壮的红色历史，动情于今天的奋进生活，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杜鹃红——乡村振兴中一百个红军后代的故事》。作品站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时代方位，回望百年历程，让红色的血脉流淌在今天的现实中，反映了老区人民开创自己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展现了红都瑞金的时代气象，提炼了深刻的思想主题，是一部表现百年党史精神、表现脱贫攻坚精神、表现时代精神的好作品。

瑞金在革命史上有“红都”之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瑞金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作品提供的真实材料，当年瑞金只有24万人口，却有4.9万的青壮年加入红军队伍，其间有不少兄弟、父子、叔侄一起参军，同赴战场。今天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7000人之多。光读这些数字，就足以震撼心灵。红军主力离开后，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内，红军家属和后代经受了多年“白色恐怖”的摧残和折磨，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度过许多艰难的日子。这样沉重代价的付出，却没有统计数字，实际上也无法统计。

同样让人动容揪心的是作品描写的现象：2012年，国家部委联合调查组在一个烈士村华屋村调研发现，村民年收入为2000多元。整个村庄没有小汽车、空调、燃气灶、太阳能，没有一户家庭有卫生间，130多户人家还住在土坯房里，过着贫困的生活。这可能还不是瑞金最贫穷的烈士村。瑞金几乎所有的烈士村都普遍处于贫困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那些曾经哺育中国革命成长的许多老区，老百姓日子过得都很苦，贫困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烈士村的状况只是一个缩影。

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对老区而言，首先就是还债，就是弥补过去历史的欠账，就是承担起时代的责任。应该说，让包括老区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日子，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我们党一百年来坚持不懈的初心，才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目标。作家尹红芳显然深刻认识了党的“初心”的根本，也精准把握住了我们时代跳动的脉搏，读解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深意，因此自觉而且自信地选择了这个具有思想艺术挑战性的题材，表现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

《杜鹃红》的重心，讲的是红色基因的传承、红军精神的赓续。作家一边行走、一边讲述，很巧妙地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构成一条交叉推进的叙述线索，并最后聚焦在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上，丰富了故事思想容量，夯实了主题的内涵。我们能够读出，瑞金的红军后人，对自己先辈的英雄历史怀有深深的敬畏，对红军的故事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内心的骄傲、荣光与自信，常常溢于言表。《杜鹃红》笔下的红军后代们，透着一股老区人民特有的坚韧性格。在任何艰辛恶劣的环境里，他们都能想办法生存下来，性格铸就得特别坚毅坚韧。正是这种性格力量，支撑着他们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等到人民解放的那一天。也是这种性格，使他们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期，特别能够理解国家的困难，也自觉为国家分担。改革开放时代，沿海地区发展起来，老区经济发展还相对滞后。红军后代们更是发挥了他们性格的优势，艰苦地开创着自己的生活。很多红军后代外出打工，向经济发达地区求生存讨生活。但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打工者，他们都有红军后代的情结，都心系自己的家乡。作品写了一批这样的红军后代，讲述他们回家乡的故事。

我们肯定注意到，作品所持的是先进的历史观、人民观。作品描写的一百个红军后代，每个人都很平凡普通。他们的父辈是共和国的英雄，他们则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即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创了业、发了家，也都还是劳动者，并不是什么精英。然而，父辈那种英雄的文化基因在他们身上传承，英雄血脉在他们身上流淌。这些具有英雄血脉的劳动者，集合在一起，组织在一起，就能凝聚起创造生活的磅礴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建设美丽乡村，开创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凉了。/(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我们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姿态，面对自我与他者，过往与当下的距离？文学又如何以伏脉千里的方式面对重重纠葛，借助想象和虚构，巧妙地将这些相互对峙又紧密缠绕的范畴组织起来？下之琳在《距离的组织》中抛出了这个诗学命题，领受距离之于文学的独特意义。置身2024年年初的文学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经历、选材背景、语言风格和创作经验不尽相同的写作者经由各自的文学实践，在快速革新和技术时代再度叩问“距离的组织”，激活这个诗学命题的时代潜能。

许多作者把目光投向过去，在时间的长河中打捞记忆，在时代的印痕中描摹复杂人性，从而窥见历史隐秘幽微的丰富面向。董立勃的《尚青》(《收获》2024年第1期)聚焦民国时期的边疆历史，以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学生尚青为媒，将外部社会的迁转、个体内心的纠葛，以及地域文化赋予的独特品质扭结在一起，以硬朗却又不失灵秀的美学风格展现出人性的斑驳与命运的无定，同时通过军阀盛世这个推动历史进程，却以隐没的姿态悬停在小说世界中的真实人物，追问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看似微渺的个体生命更为复杂的辩证关联，文学不仅可以缝合“大叙事和小叙事”的距离，同时也能凭借这种难以规避的距离，激荡起个体生命间的涟漪。

潘军的《与程婴书》(《天涯》2024年第1期)重返“赵氏孤儿”的历史现场，游刃于力量穿梭于不同的叙事视点、文本形态和时空褶皱，凭借人物的定量建构则深入人心的故事。无论是第二人称与第一人称的穿插交叠，还是刻意经营的叙述口吻，抑或是兀然浮现的写作者的自我剖白，都表明作者在为历史叙事增添人性纹理的时候，不愿严丝合缝地与过往的历史贴合，而是始终守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感。恰恰是这种距离感赋予了写作者一种能力，去自觉体认虚构想象的限度，并以极具张力的方式将其糅合进作品，让历史困人性的力量而显得熠熠生辉。

潘军发表的另一篇历史小说《刺秦考》(《作家》2024年第1期)与陆源的《唐风五联》(《天涯》2024年第1期)也都将驳杂的历史转化为“幻想的历史碎片”，探索如何经由情节的编排、语言的锤炼以及形式的经营，将诸种“历史碎片”黏合凝聚为“诗学共同体”。杜娟的《十万嬉皮》(《天涯》2024年第1期)更是以近乎断裂的方式嫁接起俄国的浪漫主义与当代的嘻哈文化，在看似无甚关联的纵贯时代的异代互动中，谛听自我与他人差异时的遥相致意。纵览这些作品，可见写作者念兹在兹的不仅是如何克服时空的距离，重返历史现场，更是在找寻恰切的方式处理当下和过往的距离，以及内蕴其间的种种羁绊。

这种距离感并不囿于过往的历史或偏远的疆域，即便身处同一时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仍然存在不可弥合的距离感。如何张弛有度地呈现这番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距离感，并在文学写作中借助或隐或现的距离感“组织”起百态千姿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极富挑战又充满魅力的创作命题。钟求是的《生活节点》(《收获》2024年第1期)着眼于一对年轻夫妇日常生活的数个节点，刻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存在分歧的二人，试图在相互纠缠的共同生活中拉近距离、寻求平衡，最终却无奈分离的现实困境。取材于现实的小说看似标识出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代表性节点，可是这些节点实在太过稀松平常，用这些节点来“组织”生活，反而凸显出生活难以捉摸的微妙，以及人们在面对自我和他人差异时的无能为力。“我知道，我们一代的生活经验无法真正传授给他们一代。一切需要亲历，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沙场。”钟求是不仅洞见了个体之间的距离，也觉察到了代际之间无法跨越、也难以跨越的距离，这种在写作中收获的对于生活和代际的距离感确可宝贵。

王玉珏的《瞳距》(《收获》2024年第1期)、小杜的《婚姻日志》(《收获》2024年第1期)、黑孩的《物理反应》(《收获》2024年第1期)、史明琦的《我的朋友死在回家的路上》(《上海文学》2024年第1期)、黄立宇的《梅姨》(《上海文学》2024年第2期)、艾玛的《平静的海》(《上海文学》2024年第2期)、水溶的《抵达桃曲》(《作家》2024年第1期)等作品同样将笔触伸向隐匿在平凡生活中、难以被轻易觉察的距离感，游走于合与分、今与昔、人与物、生与死的边界，在试图消弭或延展这些距离的过程中触探生活的实感与生命的真谛。

钱辛的《皮影》(《收获》2024年第1期)以“皮影”为喻，在多重视角的转换中折射出被层层迷雾笼罩的命运的不可测。阿綾作为一名声线优美的声优，却因为容貌的丑陋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与人坦诚相见。她的悲剧色彩不仅源自身份认同的困境，更是因为她被同样身处底层且处境相似、一辈子隐藏在幕布背后的庄朴高抛弃，她“不仅做过女演员的影子，而且还被迫成为庄朴高的影子”。《皮影》不仅展现出底层与资本的冲撞，更是借由飘忽不定的影子与声音传递出底层内部难以相通的隔阂与裂隙。当小说最后揭示出主导叙事的视角性人物同为影子的本质时，人与人、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我究竟如何建立起真正有韧性的联结感，成为看似不可解却又无法规避的难题。文学自觉承担起打开生活这个“黑箱”的使命，即使明知风险重重，而且写作也无法让人一劳永逸地求得终极答案，但是写作者依然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将讲故事的文学生活清理自我和理解生活的书写行为，“组织”起互通有无的文学和生活。

伍华星的《入刀山》(《上海文学》2024年第1期)借助充盈着诗性和神性的方言，以淋漓尽致的陌生感呈现出由“入山”与“出山”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还有日常与奇幻并存的生命状态。弥散在整部作品中的粤方言构成了小说的本体，也正是这种拒斥连贯阅读的语言成为了接通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超现实的中介，再度彰显出以语言为安身立命之根基的文学，对距离感的高度自觉，以及通过缝合或撕裂的方式将它们“组织”起来的不懈实践。

值得关注的是，与这些作品同时面世的，还有由Sora引领的AIGC文生视频新浪潮。面对无远弗届的技术时代，当人们瞩目于文生视频的结果能否立足稳固的视角，贴合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缝合真实与幻想的距离，从而编织起一个自洽、可靠、可信的世界时，文学书写反倒通过故事、语言和节奏的营建，在反复、跳跃与断裂中，在“距离的组织”中重新唤醒人们对粗糙生活的实感经验。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距离的组织」

——二〇二四年一月《收获》

《上海文学》《天涯》《作家》《芳草》扫描

□曹禹杰

